

闲坐烹茗

杭州西湖，是杭州的魂，也是杭州的根。西湖之畔，是杭州的魂，也是杭州的根。西湖之畔，是杭州的魂，也是杭州的根。

江南古镇多临水，党山也不例外。河叫街河，因背靠老街，所以在党山此河俗称“街河”。与一般的江南古镇不同的是，党山背靠老街，并不是在河的两岸建设的商业市镇。与街河呈“丁”字形中一竖的是里湖泊，虽说叫湖，实际并不是湖，而是一条河，直通绍兴，在萧山境内长约1300米，宽约13米，深约1.4米。 萧山东片的河，名称比较奇怪，笔直、有力，与众不同，一般叫某某横河、某某直河或某某湾，直来直去，以人工挖掘为主。但把河称“湖”的仅此一条。原因是旧时当地人称萧绍海塘南为里湖，北为外湖，该河为沿萧绍海塘南边，所以“里湖”一说流传至今。而外湖早已填平，故此名没有流传。里湖是绍兴西小江支流，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有轮船西通萧山，南通安昌下方桥、绍兴，东达斗门镇。作为联系绍兴和萧山的河流，承担起货运客运重任，热闹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前几年，在

街河、里湖，还能看到敲锣打鼓的娶亲船，从绍兴方向驶来，经过繁华的里湖、街河，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萧山由于经济繁荣，拆旧建新的速度非常快，因此，在萧山，真正意义上的古镇已经消失殆尽。现存的古镇，经过时间的消磨，衰落也在意料之中。欢潭的灯火辉煌、楼塔的民国风、河上的现代喜感、失去肌理质感的衙前，都已经失去了江南水乡原有的细节。这些越来越现代的古镇，无不象征着古越文化的落寞和现代审美的缺失。而这些东西看起来无关痛痒，恰恰是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当下社会最稀缺的元素。而这种元素一旦遭到破坏，则无法逆转和复制。

我眼前的党山老街，虽破败但无不堪，日渐衰落但无不伦不类，空气里飘荡着几百年前的繁华。虽说在经济发达的萧山，老街从繁华逐渐走向衰落很正常，但党山老街这种商业的蜕变，并

花早枯了，它还绿着

■孙道荣

朋友嫌我办公室太单调，送来一束花，2枝百合，9朵康乃馨，还有一枝陪衬的绿植。百合都是6头的，几朵已经盛开，另外的含苞待放，朋友说，这样可以多养几日。

我笑笑。我不养花，也不知道怎么养。

朋友也笑笑，百合和康乃馨都不难养，每天换个水就成。

从同事那儿借来个空花瓶，插上。邂逅如我的办公室，骤然有了一股香气，以及一点温馨的氛围。

虽然小心伺候，几日之后，盛开的几朵百合，还是一朵接一朵枯萎了。而那些花苞，可能自知时日不多，争相开放。可惜大多开到一半，就无力地垂下了花瓣。9朵康乃馨，也齐刷刷耷拉下脑袋，像极了我们挨领导训话时的样子。

不到一个星期，花都枯了，萎了，呈出败象。

是告别的时候了。从花瓶里移

除它们时，惊讶地发现，那枝绿植，还是郁郁葱葱的，遂将它挑出来，放回花瓶。

偌大的花瓶，只剩下那枝绿植，情形就像深夜的办公室，空荡荡的角落里，总是亮着的那盏孤灯，以及被它拉得很长很长的某个人的身影。

我说过，我不会养花，照顾不好它们。对这枝绿植，我更是无心侍候，常常个把星期，我都忘记给它换一次水。

但它绿油油的，鲜活的样子，我忘了照顾它，它也一点都不感到委屈。

给它换水的时候，看见它的底部，竟然生出了密密匝匝的根须。它本来是没有根的，我清楚地记得，它刚来时的样子，是被拦腰剪断的。而现在，它在一盆水里，完成了自我疗伤，从原本属于身体的中间部位，硬生生长出了根须。它就像一个截肢的人，从自己的腰间长出了腿，而且，

不是一条，也不是两条，而是无数条。它就这样在水里扎了根，站稳了脚步。

我上网查了一下，它叫富贵竹。名字真俗。它也不是竹。不过，它的样子，倒有几分竹的仪态，优雅，从容；不着急，也不慌忙；不计较，也不矫情。

我打算用文字向它致敬的今天，它在我的办公室案头，差不多已经生活了小半年。它没有离开过那个花瓶半步，就像我和我的很多同事，自从进了这幢办公楼，就没有打算离开过一样。我偶尔想起来给它换次水之外，它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照顾，甚至连养花人常用的营养液，我也从未想过给它弄半滴。

它却活得很滋润，无欲，不争，郁郁葱葱，无心无肺。当然，它一辈子也不会开花，不会结果。它就是一株草嘛。它出现在鲜花店，都是作为鲜花的陪衬的。

2020年7月1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益欣 校对:洪泓

■黄建明

党山雅事

老街，你会发现整条古街没有一条排水渠，而是依照地形地貌，发明了“明沟排水法”，水顺着石板自然流走。老街建在萧绍海塘上，宽五六米，地势明显高于周边，有10条小弄，街弄相通，连接着街与街河，雨水就从这些不起眼的小弄流到街河里。即使雨再大，石板街也留不住水。这种自然排水法，反映了古人的智慧。

结合两边还在经营的店铺，以及分析老街的排水，街河和里湖在历史上的航运价值和商业的贡献，我们不难发现，在现代经济的浸渗中，这个看似会被现代人诟病的老街，突然变得理想和体面了。党山老街，以及老街雅事，为我们带来了珍贵，还有更多的风景和前程。

当然，对于萧山来讲，这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我希望用一种外乡人视角的叙述来唤起历史上萧山文化特别是老街文化的一种追忆或者一种致敬。

这是我对贵气逼人的萧山古镇根本的致敬！

往事悠悠

■王杏芳

魂香

“大姑娘，买把香菜回去，自家地里种的。”一位大爷模样的人向我吆喝，一下收回了我的纠结。趁着周末，我来菜市场转转，顺几个小菜，缓解一下带高三毕业班的压力，回归一日锅瓢碗盏的烟火。豌豆尖、冬瓜、葫芦、青菜……菜摊上，青翠欲滴的新鲜蔬菜，一窝蜂地吸引了我，我竟然无从下手了。“不打农药，吃得安全。”老大爷补了一句。我不假思索地买了一大把，谁让我对香菜情有独钟呢。

我与敬哥的故事，就是从香菜开始的。那时，他在杭州某部队服役，我远在萧山一僻壤中学教书。第一次约会在杭城，为了给他省钱，我特意找了个小饭店吃饭。他让我点菜，我就专挑实惠又便宜的，“香菜豆腐干”最便宜，自然也点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菜，端上来一看，翠绿翠绿的肌肤，齿轮状柔嫩的叶子，还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怪怪的“体香”，“这不是芹菜吗？”我忍不住嚷了一句，疑惑地问店小二，“芹菜怎么可以吃叶子？”小二笑呵呵地回道：“这是香菜，跟芹菜有点像。”看着我还迷惑不解的样子，小二又补充道：“香菜叶片较小而且圆，根细小，香味也比芹菜浓，香菜梗和叶全部可以吃。芹菜个头大，只吃梗，不吃叶的。”专业水准的讲解，我豁然开朗。我静静地观赏被切成一段一段的香菜：细细的根茎，蝴蝶翅膀样的叶片和凹凸不整如锯齿样的边缘。带着好奇的心情夹了一筷，一入口就觉得味道如樟脑丸味，很想吐出来不吃了；然而，冥冥之中这种怪味在诱惑我，又勇敢地夹了一筷，这次感觉味道好了点；再夹一口轻轻地咀嚼，感觉不是怪味了，而是阵阵清香，香满唇边，令人回味。这香味让我想到了清新芬芳的可爱精灵薄荷草，盈盈的湖绿，幽幽的清凉，微微的辛辣，恰是泼辣又不失高贵的刚烈女子，恰如其分地与人保持着最适当的距离——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这样的女子，但喜与厌，往往泾渭分明，这香菜也是这样的。而味蕾也在反馈给大脑说我特别喜欢这种特殊的味道，敬哥是笑着看我风卷残云般地收拾光了这盘菜。从这以后，我就爱上了它，每次在外吃饭必点。之后，他跟朋友说，从第一次跟我吃饭就看出我会过日子，不做作，很真实，就要娶我了。真是一吃就钟情，一吃定终身。香菜的香，勾住了我俩的魂。

香菜，也叫芫荽，原产地在地中海岸，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芫荽，因此也叫胡荽。有当代诗人写“江山秀气传朝野，丝路近开更远方”，说的就是它的来历，还道出了它作为菜蔬很受大众喜爱的事实。香菜香味独特，味道鲜美，还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香菜的吃法很多，以凉拌豆腐干，或是牛肉为多；还有就是作火锅的佐料。这次我做的这道菜是羊肉汤里放上香菜，烧制过程中满屋子弥漫着肉香、香菜香，觉得就是一种人间美味。我喜欢那个独特的香味，兰州拉面里放一撮，炒螺蛳里放几许，炖鱼、煲汤、馄饨出锅前都要撒点香菜提味，就连饺子都喜欢香菜馅的小馄饨……

后来，我特意去查了资料，发现它远比味更吸引我。相传，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有户人家的孩子半夜发烧生病了，她母亲用香油和香菜的香气，第二天孩子的烧就退了。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我自己有次上火咳嗽，晚上吃了碗凉拌香菜，第二天早起感觉喉咙就舒服很多。

香菜跟榴莲和臭豆腐一样总给人两个极端的表现，有人爱，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它不会因为别人对它的喜好而改变初衷，忘记自我，而是保持本色，特立独行，高傲不羁。人也应该学习香菜的这种个性，“我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我的人”，那么，就做好自己认为最好的独特的自己。

我爱香菜，是因为它独特的香，与它结缘的特有经历，还有它风景这边独好的价值。

湘湖诗会

■潘开宇

雁字回时

我在兰舟上遥望西楼划一柄桂桨让月亮的清辉洒满大宋的每一方山水隔着微风的浮云有锦书从千里之外而来

很长的时光过去了那抹淡淡的阴影只留下无处停息的离愁和江湖老去的容颜只留下关于落花飘零和江水独自东流的故事

从此失落在文字里一剪梅 渔家傲还有诉衷情当远方的天际邂逅宋词的婉约便落下眉间心上的相思

但我从它的翠绿里，没有看出不满和怨恨，如果谁在我的花瓶里插上另一朵鲜花，它也不会嫉妒。它甘做绿叶，它就是绿叶。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同行发的一张照片，是他伏案编稿时的工作照。他已经在那家报纸的副刊工作了快30年，至今还是一位普通的编辑。

忽然想到，他就是那家报社的富贵竹。

每家报社，似乎都有一两位这样的老副刊，老编辑，默默无闻，但郁郁葱葱。每个单位也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都绿了这么多年，你没有看见吗？



■孙达

男人的“情人”

前暴露分毫。

婚后，我一直恪守此规，用尽各种方法让自己既能享受“情人”带来的愉悦，又不会引发家庭战争。妻子怀孕时，我打着“胎教”的旗号买来了心仪已久的一组音响和MP3，两者联结后，每天晚上我和妻子都能享受到“大自然”纯音乐的浸染。儿子问世后，我以儿子的名义购买了更昂贵，音质更纯净的音响，让他从小就接受世界名曲的熏陶。儿子爱上动画片，我意识到机会降临，花了两万多元拍下了垂涎已久的一套落地音响设备。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奢豪地挥霍了一把，此举终于引发了妻子的怀疑与联想，一时怒不可遏，是夜，风声雨声痛骂声，声声入耳。那是我们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家庭战争，妻子三天都没有理睬我，最终是儿子发挥了作用，让我们一笑泯恩怨。但这次战争之猛烈，后果之严重足以让我心有余悸，我接受城下之盟，包揽了一年家务，同时再三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购买音响。我小心翼翼地恪守着这一诺言，心

■陈于晓

探访重兴寺

氧离子萦绕着身与心，深呼吸，香甜的空气中，还是可以闻到草药香的。村民说坐落在此，旧年的重兴寺是很清幽的，如今这清幽中只剩着一口老井了。井水保持着清静，但早就没人取用了。这口井应该不会太深，但站在井边，我总是胡思乱想。比如，我会觉得等水退下去，钻入这口井，一直往深处走，“豁然开朗”的那一处，或许就是岩山村的人家了。

此刻，我就望着山下的岩山村，那错落有致的村居中，三三两两的村民，在往来走着。而重兴寺遗址上的“风景”，我只听了。比如，清泉的汨汨，化作了溪流的潺潺，往低处流淌；比如，啾啾的鸟鸣，把一声空灵丢在我的身边，把另一声空灵丢到了远处。而白云无声，不一会儿，从山中飘到了山外。

记载中，许询大抵就是在百药山修成仙的。修成仙的“事迹”，当然是不可考的，却为百药山增添了灵气。

不过，在远一些的岁月里，重兴寺的情况似乎已被遗忘，据说到了唐朝中期，重兴寺经战乱和天灾日趋破败。在公元873年，寺院得以重建，当时由灵悟禅师重新开山，并取寺名为“重兴寺”，也就是说“重兴寺”这一名称，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叫的。进入宋元时期，重兴寺的香火，又日益鼎盛起来，最多时僧人有将近百人。值得一提的是，楼塔人引以为傲的一代名医楼英，相传那些年，就是一边在百药山采药，一边在重兴寺著述的，写成的书叫《医药纲要》。

这么着，百药山上，几朵白云便开始在我眼前飘荡起来，云深处的采药

背包揽胜

重兴寺位于楼塔镇百药山山脚，从岩山村岩下自然村沿一条山道而上，走不多久便到了。之所以叫“探访”，那是因为，我们所见的只是重兴寺遗址了，这个遗址，也几乎被草木覆盖了。想着，会不会有一些石碑，埋在草木或者泥土之下呢？或许仔细翻找，还能得到一些“物证”，但无论如何，当年鼎盛时的重兴寺是什么样的，已经很难“还原”了。

据记载，重兴寺已有1650年左右的历史，说到楼塔的历史，许询总会在字里行间走着。许询，字玄度，东晋文学家，有才藻，善属文，是当时清谈家的领袖之一，常隐居深山。传说重兴寺的所在，最初就是许询隐居在百药山的故宅，他在某一年离开时，便舍宅为寺。在楼塔坊间的传说和一些文字的